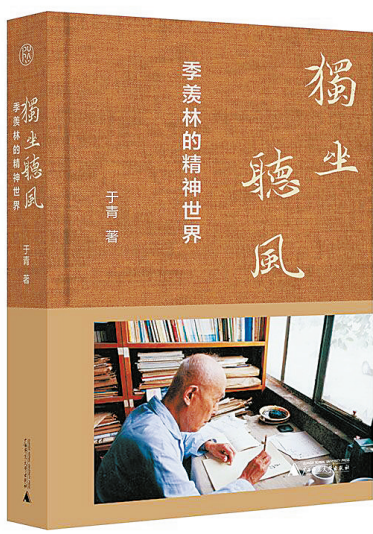


鲁殿灵光 高山仰止

——《独坐听风：季羨林的精神世界》创作谈

眼闻书



于青

“高山仰止”，读季羨林先生的文和见季羨林先生的人，每每跳到我眼前的，就是这样的四个字。

以前，没有见过季羨林，仅是听起季羨林先生的名字，心中就油然而生一种崇敬心情，因为知道他是东方文化的学者，是一代鸿儒。后来，有了幸运的机会，能够和季先生近距离接触，又有幸成为季羨林先生的晚辈

朋友，这种崇敬之情更有增无减。当然，那时并没有产生过要写季先生传记的想法，因为我知道，虽和季先生同为山东人，先生却是鲁殿灵光，高不可攀。而实际与季先生接近起来，他又是那样的温良厚朴。

季先生感人的形象第一次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期国家图书奖评奖的时候。季先生是文学组的负责人，我是工作人员。那一年的工作很紧张，评委们只能将就着在小饭店里吃饭。吃饭的时候，季先生在拥挤的座位里举手向我“请示”，我忙问什么事情，季先生微笑着说：“可不可以喝一杯啤酒？”我们所有的人都把先生的幽默和纯朴给逗笑了。那一年，季先生已是82岁的高龄了，但他给我们的印象却是那样的健康、幽默、平易近人。

没有几天，先生就把我们工作人员的名字都记住了，还知道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好和特点。当先生得知我在工作之余还坚持写作时，就要我送他一本自己写的书，并鼓励我最好再读一个博士。我当然不好意思把自己的雕虫小技拿去打扰先生。事隔两年，到第二届图书奖评奖时，季先生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问我那本小书。此时，季先生已成了我们的大朋友，我们有什么话甚至各个学科的疑难问题，都愿意找季先生求解。

在写先生的传记的时候，我才了解到，先生与我们一起工作和交往的这几年来，正是他个人生活最为痛苦的几年。他先后失去了

自己的女儿和老伴，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感觉到先生精神上的沉郁和悲观，他热情地参加所有的社会工作，健朗地与年轻人交往。他继续在学术的田野里耕耘，同时也写出了充满深情的怀念亲人的文章。他是把悲伤留给了自己，在深夜里独自咀嚼。当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再回头看看那个时候的季羨林先生，便更觉得先生如同超人，既具有强大的抑制力，又情感深沉、慈悲为怀。

后来，家乡一家出版社约我写一本季羨林先生的传记，凭着一股热情和对季先生的崇敬，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但当我稍微浏览了先生的学术宫殿后，我有点想退却了。我只能在这座巨大的学术宫殿门前流连忘返而仰之，却没有走进去的勇气和勇气。我去见先生，对他说，是不是我没有能力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先生却笑了。他平和地对我说，你是作家，作家写传记不是从学术的角度。先生只一句话，便给了我莫大的勇气。是的，我想，写先生的传记，无论如何我是没有资格和能力的。因为我不具备写先生的学术基础和能力的。但先生的人格魅力却是应该写出来的。只有这样想，我才有勇气坚持写下来，才有勇气去做完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

传记虽然写完了，但离把先生的宏伟业绩、雍容大雅记录下来还差很远。自然，在写作当中，我自己也经历了一个精神淬炼的过程。先生那种对事业的一丝不苟，对人生风

雨的淡然若定，对国事家事的厚朴、豁达，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的精神世界。

在写作时，有过一次与先生一起开会的机会。那时季先生刚刚做了眼疾手术，身体十分虚弱。他应我的请求，每天早晨5点半开始接受我的采访。因为他白天实在太忙了。每天早晨我去接先生到楼下边散步边采访时，先生都早已端坐在那里，桌上摆着整齐的稿纸和放大镜，他已经工作了两个小时了。这种早晨随着太阳的升起而工作的方式先生坚持了一生，就是他住进医院，他还是坚持这样的治学习惯，这也是他一生著作等身的的原因之一。

从认识季羨林先生起，我们每年都会坚持去看望先生。2005年春天，我们中的一位同志在梦中梦到与季先生聊天，便有些担心，连忙打电话去问季先生的身体状况。先生笑着说，他这几天正在惦记着我们呢。他说今年是双年，搞出版的那些同志又该忙了，因为双年是进行国家图书奖评奖的年份。我们听了感动至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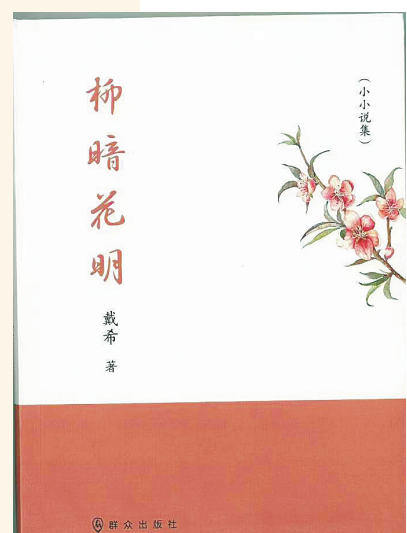
我觉得，因写这一本传记而接近了先生是幸运的；因写完了这本传记而了解了先生伟大而又平凡的一生又是获益匪浅的。东方文化能够延续几千年而至今仍魅力不衰，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代代弘扬东方文化精髓的优秀知识分子。

（《独坐听风：季羨林的精神世界》于青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小小小说创作的另一重抵达

图里书外

简评小小小说集《柳暗花明》



王瑜

小小小说由于体量小，常被误认为是一种无法深入的文体，其对日常生活的呈现，似乎难以达到相对的高度。认识来源于阅读的实践，笔者在日常审稿中，确也见到一定数量的不理想创作，不过与之相对的是作家戴希的创作，他以至简的文本处理方式，在书写世俗的较量中，获得了位置，令其小小小说与生活构成一种均衡的对话关系。

《柳暗花明》（戴希小小小说集）一书中，多数作品摒弃了传统的氛围、情态烘托，聚焦一件事，或描摹一个群体的横切面，并不贪多，靠着精准的着力点——例如以对话推动情节演进等，进而抵达他想带你去到的思想深处。语言的精准，决定着人物的行动，也决定着人物的底色。《特殊警务》中，老太太、儿子、小伙儿、民警四人展开环环相扣的对话，洗练、直接，让读者见证了对话的力量。当一定数量的作家还沉浸在氛围营造中，不断旁敲侧击，戴希已放弃了渐进式的迂回，他意识到在紧凑的篇幅中，该如何彰显语言的力度。

螺蛳壳里做道场，小小小说的美学格调便显得分外重要。戴希在构架的故事中以温暖而明亮的色调为基石，可以说向上的情感场域是其作品的另一个异质性。《每个人都幸福》中，盲童看不到花鸟，失去双腿的孩子无法走出局限看世界，而苏老师，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他们扭结郁闷的心。《装修》中，瓦匠、漆匠、木匠的歌声在毛坯房里飘荡，三个人在做工间不断交流着俗世故事。戴希笔下的主人公“不仅把房子装修得好好的”，还装修了阅读者的心灵。

以情节为主要推进器的小小说，成功演进的关键在于情理之中，意料之外。驾驭处置情节，需要在纷繁的线索中找到直抵内核与本质的那一根。戴希显然懂得编织故事的复杂与多维，角度，俯身或抽离，在叙述的转圈中，令其创作具备了鲜明的个人化特征。他较早关注到机器与人类的情感互动。《儿女》中，身边尽孝的“人”始终无法满足老者，行文至尾，原来老者在等待一份真正的亲情。智慧生活带来的多重障碍，通过悬念手法进行到底，展示出生活的多棱镜。

不同于其他耕耘小小小说创作园地的作家，近十年间，戴希以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关注聚焦社会问题，将寻求解决矛盾的扭结作为自身的使命，在微小篇幅中，不断上演着精彩绝伦的人间故事。书写现实层面，展示选定层面的心理活动，《挂号》中戴希把目光投向医生的父亲，其默默出入诊室的举动，原是为提醒子女注意身体。通过不断观察、探寻新的角度，为同题写作带来全新启迪与延展的可能。而在《开道》一篇中，学术交流以警车开道，聚焦不良风气，同样取得了理想的写作效果。作为一门浓缩的艺术，小小小说以其纯文学的边界，不断冲击世俗的藩篱，让我们看到一种文体更多的现实可能。

思考的深度决定抵达的深度，思辨的力量推动创作主题不断前行。戴希笔力干净，克制，精准，犹如手术刀一般，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提炼，抓取。面对抗疫这一主题，他同样贡献了上乘之作《柳暗花明》。他的创作未因单一事件忽视人物所处的其他现实本源，将人物置身的生活图谱一一融入到了作品之中。主题先行未尝不可，但丢掉生活的细枝末节与真实感受，只会让创作充满枯燥和局限，反噬并背离主题所蕴含的初衷。戴希选取的书写角度，正视现实中的分歧、矛盾与差异，有差异才有书写的必要，不割裂开来，反而迎来了主题的升华，且令人信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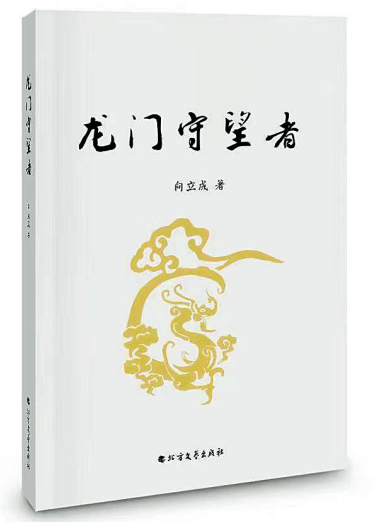
戴希的作品转载率很高，不论权威专业的报刊，还是通俗阅读的载体，均对他的书写青睐有加。可以说这是对一位作者最大的褒奖。在戴希笔下，热爱生活、热爱生活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他以闪烁哲思光芒的表达，将文体的价值与意义传递给编者、评论者，以及通过他的视角审视多棱现实的阅读者。

（《柳暗花明》戴希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

图有所得

立体展现时代奋进者的跌宕感

——评长篇小说《龙门守望者》



晏杰雄

向立成的《龙门守望者》，时间背景设定在“文革”后，以主人公王志伟的视角进行“时代体验”，反映出新时期以来的时代青年的奋斗历程与个体的命运跌宕感。在故事讲述上，作者是从个人的经历出发写曾经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实则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微型缩影，折射的是典型的中国经验和奋进的历程。

《龙门守望者》首要亮点是把故事讲得很好看，矛盾纷繁复杂，情节跌宕起伏。作者文笔成熟老到，曲尽其妙，在纪实中透出幽默感，把本含辛酸的生活写得兴致盎然，人生命运的跌宕感透过文字展现出来。如张小芹以来的反对而难以与王志伟在一起，她顶着压力追求自己的幸福，最终与真爱相守一生。

情节的片段呈现方式与人物一生经历的顺延交织，丰富了作品视角，形成“横——纵——侧”三个维度交织的立体的书写构架。即横向写同时代的王志伟、张小芹等人不同的人生选择，纵向写王志伟一生的奋斗历程，侧向写王志伟人生奋斗历程中的其他奋斗者，从三方面来丰富情节发展以及人物性格。

王志伟下乡做知青是小说故事的开端。下乡期间，王志伟与身边的伙伴们在人间沉浮，于1977年10月21日接到恢复高考的通知，同时以陈红霞为代表的本小生意者也收到了

悦读



国家的扶持计划，后期王志伟带领龙门镇脱贫致富……整部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法，体现追梦青年们的奋斗史。

其次，《龙门守望者》中对于人物的刻画性格鲜明，深入人心。以小说主人公王志伟的描写为例。在开篇邵正易拿着王志伟的笔记本进行裁缝时便可以看出。普普通通的本子暗示着王志伟低调的性格，笔记本中潇洒而不失棱角的钢笔字则体现着王志伟的性格严谨认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摘录，则体现出王志伟的一腔报国热情。这是从侧向来描摹王志伟的人物个性。平日里其喜爱看书，与小芹约会时也会作诗吟赋。这是从横向来体现王志伟的人物魅力。王志伟舍身为公，善良大度，这也为家境优渥、美丽温柔的张小芹心悅于他而做出合乎情理的合理解释。同时，其人物形象的树立，使其在小说后期放弃安逸生活，重新申请回到龙门镇，艰难地带领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行为符合情理。这则是从纵向来反映王志伟人物性格自始至终的唯一性以及发展性。

另外，小说中的人物关系纷繁复杂，纵然如此，作者还是将每个人的性格较分明地刻画出来。在其笔下，人物是有血有肉的个体，而非仅仅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工具。纨绔子弟邵正易终究放下心结，小生意者陈红霞终究将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曾经的好友陈秀娟遇到真心对自己好的伴侣。每个人身上都具有时代鲜明的跌宕感，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时代变迁与人物命运性格的内在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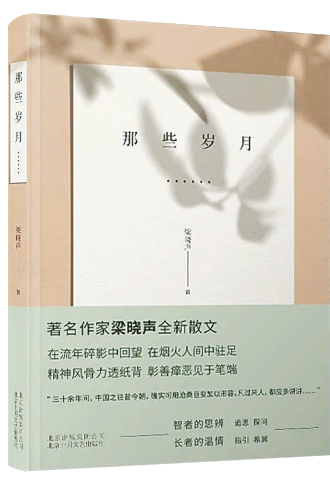
在艺术上，独特的审美视角是作者以及其笔下人物宣泄情感的出口，也是体现人物跌宕感的独特之处。横向的审美视角体现在龙门镇的这些知青身上，这些年轻人曾在一起劳作、生活、娱乐，苦在一起，乐在一起。纵向的审美视角则体现在知青们多年后谈起曾经的生活，眼中除了小我，还有龙门镇的乡亲百姓，是眼中有大我的存在。侧向的审美视角则体现在一些细节上，恢复高考后，资料大家共享，相互学习相互进步，就算是最后龙门镇知青点只有王志伟和张小芹考上了大学，其他知青也没有表示嫉妒等负面的情绪，这在侧面体现了作者对于人性善良的坚信，对奋斗努力的嘉奖。

总之，向立成的《龙门守望者》将横纵侧的独特写作方式，融入情节刻画、人物形象描绘以及审美视角选择之中，以现实主义手法体现一代人的奋斗史以及跌宕感，以简单平实的语言体现史诗型的时代追求。作者将时代发展作为一面特殊的镜子，不仅映照人性中纯净善良的一面，也映照出时代奋斗者们最美丽的面影。

（《龙门守望者》向立成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图有所得

关于孩子们读书那些事



梁晓声

童年时不喜欢听故事的人，极少。

在中国古代，皇族的后裔基本是听不到故事的。一个孩子一旦被确立为第一皇权接班人，那么他就被专门的教育“管道”和方法框入了。在那种“管道”里没有故事，只有大人们希望他们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但此种示范若成为一个国家学龄前教育的主旨，对整个国家是不幸的。

《红楼梦》中有一个情节是——宝玉因偷看闲书而误了“家学”作业，受到惩罚。可以想见，宝玉的童年是不大听得到什么故事的。他是贵族子弟，对他所进行的教育也是以贵族对后裔的教育为主旨的。进而言之，一切希望自己的子弟有出息的贵族之家、商贾之家、书香之家乃至平民之家，都是那么对子弟进行教育的。教育目的也只有一个——使子弟们成为“服官政”的人。

这种教育，一方面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符合皇权要求的“干部”，另一方面使国家产生了一批批能诗善赋，个个堪称语言大师的诗人，于是中国的诗词成果丰富。

而这对于古代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值得深刻反思——自然科学几乎停止了发展，现代哲学毫无建树，工业创造力远远落后于别国。

所以，我们得到的具有教训性的答案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不喜欢听故事的儿童多了，肯定的，绝不是好事。

接着说人和书的关系——喜欢听故事的学龄前儿童识字以后，会本能地找书

来看，于是人类的社会就产生了“小人书”。“小人书”是特中国的说法，外国的说法是童话书，意为用儿童话讲给儿童听的故事书。“小人书”也罢，“童话书”也罢，都是大人们文化给予现象。大人们的给予，也是社会的给予，这是人类社会特高级的现象。从本质上讲，却并非唯人类才有代际现象，在具有族群属性和社会性的动物之间，类似的代际责任表现得不亚于人类——如在象群、猩猩、狒狒、猴和非洲鬣狗的家族以及雁、天鹅、企鹅们的“社会”中，代际间的族群规矩和生存经验的“教育”之道，亦每每令人类感动和叹服。只不过在人类看来，它们对下一代的“教育”不具有文化性。

民国前的中国，有蒙学书，没有以插图为主的“小人书”。《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龙文鞭影》《幼学琼林》一类蒙学书，以文为主，故事基本是典故，侧重知识灌输和品德教化，忽视满足孩子们对童话故事的兴趣。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及《山海经》中的某些内容，便是那时孩子们所能听到的故事了。《海的女儿》《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狐狸列那》之类童话，在民国前的中国是不曾产生的。

“小人书”并不就是连环画的民间说法。在中国，“小人书”曾专指给小孩看的书。民国前的中国虽已有小说，却还根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连环画。其1930年前后才在中国逐渐出现。所以，上海，对此后的中国孩子们是有特殊贡献的。连环画产生后，“小人书”和连环画，开始混为一谈了。

从内容比例上讲，连环画的成人故事比儿童故事多得多。也可以说，连环画并不是专为儿童出版的书籍，它事实上更获得了青少年的欢迎。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们，当年都很重视连环画对青少年的文化影响，曾同心同德地为当地的青少年们选编适合于出版为连环画的中国故事。

一个孩子成了小学四五年级学生，其阅读兴趣会大大提升。于是，连环画成为他们与书籍产生亲密关系的媒介。他们会主动寻找连环画看。他们已不再仅仅是喜欢听故事的“小人们”，也是喜欢“看故事”的未来的“读书种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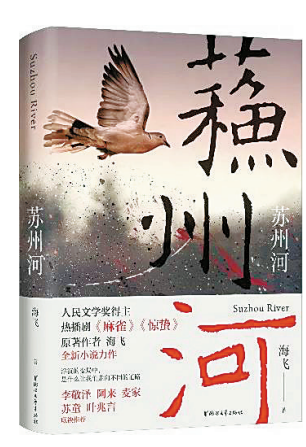
（摘自《那些岁月……》梁晓声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做壶》徐凤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紫砂壶，是最典型的中国表情、中国表达，一把壶中蕴藏着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和生活密码。

《做壶》一书由布衣壶宗顾景舟的衣钵弟子葛陶中，以水滴石穿之功完整复原紫砂古法做壶工艺，由著名作家、江南文化学者、紫砂文化研究者徐凤先生历时数年记录、考察与创作匠心文本。这是著名作家与制壶大师的四手联弹，它全景式呈现了紫砂的古法工艺、文化流变、历史发展和精神内涵，全面展现中国紫砂古法制壶的技法与心法、精神与内涵，彰显了文学之美与紫砂之美。



二，《苏州河》海飞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苏州河》是人民文学奖得主，电视剧《惊蛰》《麻雀》原著作者、编剧海飞全新力作。

《苏州河》写的是上海解放前夕，反动派垂死挣扎，大肆抓捕杀害共产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中共上海市委领导的“上海警委”陈宝山偶然中卷入了历史漩涡，为迎接解放、配合接管，与军统、敌特殊死斗争，在身边共产党人的感召下，完成历史使命和自身成长的故事。

作者以诗性的语言，捕捉变革时代的世情人心，再造了逝去年月的感伤肖像。